

林海音儿童文学精选集

冬青树

「彩绘版」

林海音◎著



林海音儿童文学精选集

冬青树

「彩绘版」

林海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冬青树 / 林海音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682-5699-5

I. ①冬… II. ①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15659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 4.75

字 数 / 90千字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9.80元

责任编辑 / 申玉琴

文案编辑 / 申玉琴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施胜娟

目 录

冬青树	1
阿太婆的故事	7
窗	13
春	16
灯	20
豆腐颂	23

访马克·吐温故居	30
狗	40
好日子	43
寂寞之旅	48
寂寞之友	58
教子无方	62
今天是星期天	66
绢笠町忆往	75
妈妈说，不行	82
门	88

秋游狮头山..... 91

日落百老汇..... 97

三只丑小鸭..... 103

书桌..... 106

小林的伞..... 113

鸭的喜剧..... 117

友情..... 123

雨..... 127

看象..... 132

冬青树

为了舅母的六十整寿，我冒着酷暑到台北来。表哥表妹两对夫妇都早到了，只等迟到的我。

我进门放下手提箱高声喊：“阿姪，我到啦！”从厨房的甬道里发出一迭声的“啊”，跟着拥出了表妹和表嫂，表哥和表妹夫也从舅舅的书房跑出来，舅母矮矮胖胖，又是放足，她擦着鼻尖的血，拖着笨重的身躯，抢着跑出来。我见了舅母好高兴，赶忙迎上去，舅母握住我的手，把我上下一打量，红着眼圈叹口气：“瘦了！”

“瘦了？哪里！我临时来才在医院磅过的，比上次长了两磅呢！”舅母不满意我的答复，不住地摇头。

“姆妈就是这样，见了谁都嚷瘦呀瘦的，都像您胖得油篓似的走不动才算数吗？”表妹虽然结婚了，仍然改不了跟舅母抢白的习惯。我们听了都好笑，舅母用手指戳着表妹



的头笑骂：“该死！该死！”我又听见舅母熟悉的骂人声了，唯有在舅母这毫无恶意的骂声里，才觉得是回到了有所依赖的家。

这是两年来一次难得的团聚，年轻的一代，为了事业，不能守在老人的身旁，舅母口口声声说：“走远了顶好，图个清静！”其实我知道她是多么盼望孩子们都围绕在她的身边。这一次大家写信商量好，要在舅母的生日全体回家来——其实各人在外面都已成家立业了，可是提到回家，总以在舅母的身边才算真正回到了家，就因为这里有一个舅母。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使你安心。她安排你的生活，让你舒服得像一个懒洋洋的人，躺在软绵绵的床上，不由得睡着了。

可是在这个团聚的家庭里，我算什么呢？我不过是舅父的妹妹遗留下的一个孤女，在女孩时代便被远游的父亲寄留在这家里。舅母每见我瘦弱，总叹息说我是一个不幸的女孩，而我却以为遇到舅母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事。我曾失去许多亲人，却永远不会失去舅母，她像一棵冬青树，在我的生活里永远存在。如果我说我在这家里从无寄居之感，那正是因了舅母的慈爱，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一次机会，使我感觉在这家庭里是额外的一员。我和一个表哥一个表妹共同生活，安全而快乐，舅母却偏爱说我不幸。

舅母是旧时代中一个可爱的妇人，她所以常常说我不

幸，正因为她是一个家庭观念极浓厚的人。我的出生就是悲剧的开始，生母早死，又被父亲遗弃。后来我自己又在一次婚姻悲剧里，扮演了不幸的一方。如果拿新的家庭观念来说，我没有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所以造成心理的不健全，而致瘦弱如此吧？其实我在依赖舅母生活的年纪时，何曾有一丝丝这种不健全的念头。去年遭婚变，我原处之泰然，却急坏了舅母，她见了我顿足地哭：“蕙君，你阿爹回来我怎么交代？”舅母还痴心地想着，有一天，十几年没有音信的阿爹回来了，她把我仍像五岁小女孩一样交还给阿爹呢！我在舅母的眼里简直是悲剧的化身。无怪表妹怪舅母说：“阿姊本来是快乐的！可是姆妈偏要给培养点儿悲剧的气氛！”“嗯？”舅母旧书念得不少，可是遇见表妹嘴里的抽象新名词，就害苦了她：“什么赔点儿，养点儿的！”“嗯？”我们哄堂大笑，舅舅也笑得被一口烟呛得直咳嗽。舅母转移目标，冲着舅舅瞪眼：“老鬼，你笑什么？”我说过的，舅母的骂声里，常常是表达了这家庭的融洽，骂里含了无限的爱与关怀，舅母真是这一家子不倒的权威！

表哥已经做了两个儿子的爸爸，这次回来，表嫂又鼓着肚子挺身而行了。表妹也初尝怀孕的滋味，添丁使舅母开心，所见所闻都是孩子的问题。我被冷落一旁，突然生了孤零的伤感，可是还好，这情绪在我心头一瞥即逝，很快恢复

了常态。表哥正在喊：“叩头，给老太太拜寿！”舅母笑得嘴合不拢了。

在舅母的生活方式下，是包含着新的希望与旧的道德，叩头礼并不是这家庭落伍的表现，而是子女奉给长辈所喜爱的一些行为的表现，如果我们那种七摇八晃的叩头法，能给舅母老夫妇开心的话，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舅母还照老规矩，四眼儿人不必下跪，表嫂和表妹算是免了，我和表哥表妹夫带着两个表侄一字排开跪倒在红毡子上。桌上的一对红寿烛，烛光摇曳映到舅母刚扑了粉的圆脸上，在舅母光亮的脸上，我看见一个老妇人最快乐的时光。刹那间，我忽然想，舅母真是一个懂得生活，富有生活风趣，也是得到真正生活的女人。

这次我们要叫一桌席孝敬舅母，可是舅母不肯，她说她愿意自己下厨，因为她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口味。“可是，您是老寿星呀！我们应当孝敬您，您怎么反倒做给我们吃？”表妹笑着说。

“算了罢，吃一顿明天就全滚蛋了，什么孝敬不孝敬！”舅母又骂了，可是这次骂是亲切中带着伤感的，她虽是个顶达观的女人，但是老人的心是希望归来而怕离去的，舅母又何能例外？

我们吃得好开心，表妹夫和老丈人猜拳，五魁首，八

匹马，要把舅舅灌醉了。我们也顾不得舅母在厨房烤成什么样儿，上一道菜，喊一回好。

和两表兄妹在一起，我一直受舅母特别的宠爱，当然是因为她对我多几分身世的怜悯。她希望我身体健康，婚姻美满，好对我那谜样的父亲有个交代，可是在这两方面，我都使她失望而伤心。我很惭愧一直给舅母精神上负荷沉重，她对于我的关怀远超过她的亲生子女，虽然我已成人，不需人扶助，她的关怀也未稍减。

舅母的生日，我画了一幅冬青树送给她，我知道，更多的颂词，再多的赠礼，都不如给她一个能使她放心的表白，我许久以来就要对舅母说的是：我的身体虽仍嫌瘦弱，但意志却坚强；我的婚姻虽告失败，但这并不证明我从此失去光明的前途！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阿太婆的故事

儿子那年当兵回来时，大谈他在外岛部队的生活，是如何的富于刺激，其中有一段，使他不止一次津津乐道的，是他们怎样弄来一条小狗，宰割而烹食之。我听了浑身发麻，责备他怎么如此残忍！他笑笑说：“那该归罪于我有一个嗜食狗肉的母系家族呀！”

他指的是他的外高曾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阿太婆。

如果我说，我的曾祖母嗜食狗肉，她在八十多岁时，还自己下手宰小狗吃，先不要吃惊地问我，我的祖先是来自哪个野蛮民族，事实上，狗是“人类的好朋友”的说法，是很现代的，我祖父生前有一年从广东蕉岭拜祭林氏祖庙归来，对家里正在“坐月子”的儿媳妇说：

“你们是有福气哟！一天一只麻油酒煮鸡，老家的乡

下，是多么贫困，哪有鸡吃！不过是用猪油煮狗酒吃罢了！”

你听我祖父说这话的口气，是不是认为人类对待动物的道德的衡量，宰一条小狗和杀一只鸡没有什么分别？甚至，在那穷乡僻壤，吃鸡比吃狗还要奢侈呢！

自我懂事以来，已经听了不知多少次关于我曾祖母宰小狗吃的故事了，但是，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对于曾祖母宰小狗这回事，却是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有更多的了解。最近的一次，是我的祥嫂，或家里的什么人，谈起阿太婆亲手宰烹小狗吃的故事，都还会龇牙咧嘴，一副不寒而栗的样子，就仿佛那是刚才发生的事，阿太婆还在后院的沟边蹲着，就仿佛还听见那小狗在木桶里，被开水浇得吱吱叫的刺耳声，就仿佛使她们都堵起耳朵，闭上眼睛跑开，不忍见阿太婆的残忍的行为。

但是，我的曾祖母，并不是一个残忍的女人。她是一个最寂寞的女人。

我的曾祖父仕仲公，是前清的贡生。他在九个兄弟中，是出类拔萃的老五。他有一个中国人为了好养活而起的女性化的名字“阿五妹”，所以当时人都尊称他一声“阿五妹伯”。我的曾祖母十四岁就来到了林家做童养媳，然后嫁给我的曾祖父。但她是个生理有缺陷的女性，一生无月信，不能生育，终生无所出，那么“阿五妹”爱上了另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是

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那个女孩子是人家的独生女儿。做父母的怎肯把独生女儿给“阿五妹”做妾呢？可是，我的曾祖父在当时是个有地位、有声望、开着大染布坊的人，他们又是自由恋爱的，再加上我阿太婆不能生育，美丽的独生女儿就做了我曾祖父的妾了。妾果然很快地为“阿五妹伯”生了个大儿子，那就是我的祖父阿台先生。

我想，我的曾祖母的寂寞心情，该是从她失欢的年月就开始了。

阿台先生虽是一脉单传，却也是一枝独秀，果实累累，我的祖母阿爱妹一口气生了四男四女，这样一来，造成了林家繁荣的大家庭。那时候，我的曾祖父死了，美丽的妾也在几年后追随地下。阿台先生虽然没有得到科举时代的任何名堂，但他做了家乡头份的区长，事实上比他的父亲更有声望和地位。

但是，就在林家盛极一时的时候，我的曾祖母竟自离开了这一大家人，带着她自己领养的童养媳，住到山里去了。

并不是我的祖父对母亲的晨昏定省，没尽到人子的责任，我的祖父是个孝子，即使阿太婆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据祥嫂和我的母亲闲谈中说，当年的祖母，妻以夫贵，不免有时露出骄傲的神色来，或许使阿太婆产生了“虽有满堂儿孙，谁是亲生骨肉”的寂寞感，她才宁可远远地离开，去创一个

属于她自己的天地。

在那种年代，那种环境，那种地位下，无论如何，阿台先生都有把母亲接回来奉养的必要，但是几次都被阿太婆拒绝了。

请问，荣华和富贵，难道抵不过在山间那弯清冷的月光下打柴埋锅造饭的寒酸日子吗？在我曾祖母的身上找答案吧！

我的曾祖母八十岁那年，寒冬腊月，一乘轿子，终于把她老人家从山窝里抬回来。听说她的整寿生日很热闹，在那乡庄镇，一次筵开二三百桌，即使是身为区长，受人崇敬的阿台先生家办事，也不是一件顶容易的事吧！

阿太婆就从那时勉强地住下来了。

她很健康，虽然牙齿全没了，佝偻着腰，也不拄拐杖。出出进进，总是一袭蓝衣黑裤。她不太理会家里的人，吃过饭，就举着旱烟杆到邻家去闲坐，平日连衣服都自己洗，就知道她是个多么孤独的倔强的人了。

大家庭是几房孙媳妇妯娌们轮流烧饭，她们都会为没有牙齿的阿太婆煮了特别烂的饭菜。当她的独份的饭菜烧好摆在饭桌上时，跟着一声高喊：“阿太，来吃饭啊！”她便佝偻着腰，来到饭桌前了，我的母亲对这有很深的印象，她说，当阿太婆独自端起了饭碗，筷子还没举起来，就先听见她幽幽的一声无奈长叹，阿太婆难道还有什么不满足吗？

现在说到狗肉。

祥嫂最会炖狗腿，她说枸杞、柑皮、当归、番薯等与狗腿同煮，才可以去腥气，但却忌葱。小狗则用麻油炒了用酒煮食，风味绝佳。祥嫂虽是狗肉烹调家，却从不吃狗肉，她是做子媳的，该做这些事就是了。不但是祥嫂不吃狗肉，就是这大家庭里，吃狗肉的人数也不多，祥嫂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说：

“家里虽说吃狗肉的人数不多，可也四代同堂呢！你阿太婆，你阿公，你阿姑，还有你！”

秋来正是吃狗肉进补的时候。其实，从旧历七月以后，家里就不断地收到亲友送来的羊头、羊腿、狗腿这种种动物的补品了，因为乡人都知道阿台先生嗜此，谁知道还有他的老母、女儿、四岁的小孙女，也是同好呢！

我想唯有吃狗肉的时候，我阿太婆才能得到一点点和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在一起的快乐吧！因为这时，所有怕狗肉的家人都远远地躲开了。

有一年，有人送来一窝小肥狗给阿台先生。这回是活玩意儿了，祥嫂再也没有勇气像宰母鸡一样地去宰这一窝小活狗了。阿太婆看看并没有人要为她做这件事，她便自己下手了，这就是我的曾祖母著名的自己下手宰狗吃的那回事了。

讲到我阿太婆吃狗肉的故事，我的一位姨母阿香，也